

贝内特宣誓就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年的总理生涯宣告结束

贝内特：从“密友”到“终结者”

以色列议会13日批准新一届政府组建方案，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利·贝内特当晚宣誓就任总理。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总理生涯宣告结束。

贝内特曾被称为内塔尼亚胡的“密友”和“门徒”，最终却成了他长期执政的“终结者”。尽管贝内特登上了以色列总理宝座，但他的政府也存在隐忧。

创业成功跻身政界

贝内特1972年出生在以色列海法，父母是1967年移民至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贝内特幼年时期跟随从事房地产生意的父亲，在旧金山、蒙特利尔等多个北美城市生活，10岁重返以色列。1990年，贝内特入伍，担任以色列国防军突击队员，6年后退役。此后，他曾作为预备役成员多次参加以军军事行动，至今保留少校军衔。退伍后，贝内特前往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深造，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99年，27岁的贝内特与几个朋友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研发防止网络诈骗信息的安全软件等。他本人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2005年，这家公司被以1.4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家美国老牌网络安全公司。以色列媒体说，这笔交易让贝内特“跻身亿万富豪俱乐部”。

进入21世纪后，贝内特逐步开始从企业家向政坛新秀的转型。他进入政界之初曾与内塔尼亚胡保持良好关系，媒体称其为内塔尼亚胡的“密友”与“门徒”。2006年，贝内特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反对派中担任幕僚长，2007年主持



6月13日，以色列新任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在耶路撒冷参加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

利库德集团选举相关事务。

“密友”变身“终结者”

不过，内塔尼亚胡与贝内特亦师亦友的关系未能保持下去。在过去十几年里，双方因政见不同渐行渐远，直至此次贝内特成为内塔尼亚胡总理生涯的“终结者”。

媒体认为，两人关系不睦早有端倪。2009年，贝内特不满内塔尼亚胡放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两人曾产生激烈冲突。2012年，贝内特脱离利库德集团，加入极右翼政党犹太人家园党并当选党主席。在2013年大选中，犹太人家园党获得议会120个议席中的12席，成

功进入联合政府，这也让贝内特成为媒体眼中的政坛新星。

2018年12月，贝内特成立新右翼党，该党后与犹太人家园党合并为统一右翼联盟。在今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统一右翼联盟获得7个议席。由于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和由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组成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均未获得足以单独组阁的议席数，统一右翼联盟的立场变得至关重要，以色列媒体称之为“造王者”。

贝内特曾表示不会加入反内塔尼亚胡阵营，但最终却“反水”，甚至公开称中左翼领袖拉皮德为“自己的朋友”。曾经的“导师”内塔尼亚胡谴责贝内特为了当权“不择手段”。不过，贝内特的

支持者认为，他并非见风使舵，而是为了避免让国家再次陷入选举动荡。

立场极右对巴强硬

贝内特的政治立场被认为比内塔尼亚胡还“右”，趋于极右。他从政后一直主张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并反对“两国方案”。

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贝内特曾签发政令，禁止学校负责人与谴责过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的机构接触。他还下令修改学校课程安排，增加在约旦河西岸名胜古迹的校外教学活动。2020年，贝内特曾要求推进约旦河西岸土地吞并和定居点建设。

分析人士指出，贝内特出任总理或将使本已复杂的巴以问题笼罩更多阴霾。有媒体称，贝内特所属的极右翼势力抬头，无疑是对巴以和谈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期许的“一记重击”。

根据新政府组建方案，负责此次组阁的拉皮德担任候补总理兼外交部长，贝内特应在约两年后把总理职位交给他。拉皮德支持“两国方案”，并希望减少宗教对以色列的影响。尽管贝内特最近在巴以问题上的表态有所软化，但鉴于两人原有立场存在较大差距，双方能否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尚待观察。

舆论认为，由于新政府组成复杂，各党派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上差异较大，贝内特掌权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将是如何避免这些差异导致新政府分崩离析。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13日电)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会议不少“成果”受到多方质疑和批评

“团结”表象下，七国集团“面和心不齐”

承诺遭质疑

七国集团在公报中承诺将在明年年底前为全球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以推动尽快结束新冠疫情大流行，同时合作加强全球卫生应急体系，致力于把科学研发新疫苗的周期缩短至100天。

国际政要、慈善机构、救援组织等质疑这一承诺，认为七国集团在疫情严峻之时大费周章召开线下峰会，商讨几天的结果却完全不足以解决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这虽然是值得欢迎的正确决定，但西方国家在全球抗疫领域做出的努力远远不够。英国前首相布朗表示，七国集团的疫苗承诺姗姗来迟且力度不够，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他们没能通过(抗疫)第一阶段的考验”。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七国集团也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包括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资金用于气候保护等。但一些环保组织指出，西方富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更多历史责任，即便七国集团做出上述承诺，仍远远不够。而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3日在英国康沃尔郡闭幕。与会各方在新冠疫苗捐赠、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复苏等方面做出承诺。但会议的不少“成果”受到多方质疑和批评。

分析人士指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疫情等最迫切的全球挑战中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是借峰会之机盘算各自利益，暴露出这个富国“小圈子”的内部分歧和矛盾。

它们能否兑现这些承诺更要打个大问号，因为这些目标意味着七国集团必须提早淘汰煤电和燃油汽车、停止投资外国的化石能源开采等，这关乎富国的切身利益，每前进一步都不易。

心思各不同

本次峰会是近两年来七国集团领导人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舆论指出，各方在桌面上期望修补裂痕、竭力展现团结，桌面下却各怀心思、各有目的。

对美国而言，此次峰会的关键词是“找帮手”。峰会前，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他此次欧洲之行重在“团结欧洲的民主国家”，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1月上台的拜登希望利

用此次峰会宣示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盟主”的回归，把七国集团变成同中俄进行战略竞争和对抗的帮手。

对东道主英国而言，此次峰会的关键词是“秀实力”。英国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本月初发布报告指出，自陷入“脱欧”泥潭以来，英国政府几乎没有机会和场合展示其全球领导力。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今年借主持七国集团峰会和在格拉斯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机，提升“脱欧”后“全球化英国”的影响力。

“团结”是表象

今年以来，七国集团不断释放针对中俄的信息，与会各方花费大量时间讨论涉中俄的问题，但分析人士指

出，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担心依然存在，一些国家不愿追随美国搞大国竞争。

英国知名学者、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指出，美国企图与西方盟友“抱团”遏制中国崛起，但实际上，对中国态度不同正是七国集团内部最典型的分歧之一。部分欧洲国家不愿追随美国把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它们对遏制中国没兴趣”。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就表示，七国集团不是与中国敌对的“俱乐部”，西方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应与中国合作。

此外，在防务安全、阿富汗问题、天然气管道、气候变化、科技巨头企业的监管等诸多领域，欧洲与美国都有不同见解。“如果你厘清这些问题，就很容易看见，七国集团内部分歧非常尖锐，”雅克说，“团结只是表象。”

多国专家已指出，作为旧时代的产物，七国集团的“小圈子”已不合时宜。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寻求更广泛的全球合作，才能解决诸如结束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经济复苏等全球性重大问题。

(据新华社英国法尔茅斯6月13日电)

